

十
四
度
中秋

无
垢



中華民國五年三月十五號初版



十五度中秋
每冊大洋五角

著作者 長沙張冥飛

發行者 民權出版部

印刷者 中國圖書公司和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麥家園東口

民權出版社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張序

余之作珠樹重行錄也。與冥飛之作十五度中秋同時。而冥飛且微先於余。余旣成書。十五度中秋者。僅得全稿三分之二。冥飛作文。固以敏捷稱者。而何爲濡滯乃爾哉。乃者冥飛竟卒業矣。以全稿示余。且乞有以序之。披閱一過。其命意佈局。序事遣詞。則純乎冥飛之文也。余所見冥飛之文多矣。余何以序之哉。無已。則且就文以論文乎。冥飛於詩古文辭。皆有根柢。余嘗惜其未能研鑽以臻其極。文未至極。則亦何足深論。無已。余其專一鍼砭之乎。十五度中秋者。小說也。今之小說家言。則豈有容人攻錯之餘地。者。余則亦揄揚之。則積非成是。安見其不以衆咻之聲。達標榜之旨。而所謂小說者。遂余則亦揄揚之。則積非成是。安見其不以衆咻之聲。達標榜之旨。而所謂小說者。遂成一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大著作也。而又可以取悅於友朋。雖然。余非不能也。余不爲也。余所希望於冥飛者。不欲其僅以小說家言表見於世。尤不欲其僅以今之小說家言表見於世。故余之對於冥飛之十五度中秋。依余良心。上之主張。而不能不有所改錯也。施耐庵之作水滸也。出於每日友人散後燈下之戲墨。則其經歷歲年可知也。

其自序謂經營於心久而成習乃至薄暮籬落之下五更臥被之中亦有所遇則其慘澹經營又可知也則甚矣古人成一書之難而至今留得一奇書之名之不可以爲僥倖也曹雪琴之披閱石頭記也悼紅軒中窮十載之日力經五次之刪改乃克成書乃得今日之膾炙人口今觀其書結構之精嚴穿插之縝密爲有清一代小說之冠則是刪改之力也故余細審冥飛之十五度中秋者其結構尙能推陳出新其穿插亦尙能首尾呼應然分章命意時有氣促不舒之病不能妙造自然也照應伏線時有捉襟肘見之病不能彌縫形跡也其他語病極多極應刪改者不一而足未可以更僕數也故余願冥飛之知而改之也是則余攻錯之心也雖然冥飛之文其氣盛氣盛則言之長短皆宜則冥飛之所長也然又文之事而非小說事也故余終望冥飛之知而改之也然因望冥飛之知而改之則予之珠樹重行錄可改者抑又多矣淮南張海漚

蔣序

小說社會教育之一也昔之小說言才子佳人私訂終身言一夫多妻易釵而弁以今

日之眼光觀之不值一哂也。無他社會不同矣。今之小說言自由戀愛放浪形骸。言幽期密約。曲繪橫陳。以他日之眼光觀之。其必不值一哂也。則社會又不同矣。故今昔之小說皆順社會之趨勢。以產出者。非能教育社會者。也是以社會小說不多見。而寫情小說。則汗牛充棟。而未有已。豈不以社會小說多諷刺社會之罪惡。寫情小說能迎合社會之心理哉。吾嘗縱覽今昔之社會小說。若水滸寫官吏之迫人爲盜。甚顯明也。而其寫奸雄借金錢之力以籠絡人心。則其旨微矣。若儒林外史寫勢利小人之態度。甚顯明也。而其寫名士純盜虛聲。以罔市利。則其旨微矣。若官場現形記寫官場之卑污苟賤。無惡不作。甚顯明也。而其寫鑽營之門逕傾軋之手段。則其旨微矣。若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寫人類之齷齪貪鄙。甚顯明也。而其寫家人骨肉趨利忘義。則其旨微矣。然而之四書者。雖甚膾炙人口。而閱者多謂其無餘味。是知社會小說在今日之社會中。信不能與寫情小說抗衡矣。然吾觀今之寫情小說。雲譎波湧。百怪雜糅。要之不過才子佳人。自由戀愛八字足以盡之。又豈不以才子佳人者。世界之寶。而自由戀愛者。

又才子佳人之寶哉。雖然，寶則寶矣，而當作者未捉筆，未伸紙，未揮毫，疾寫以前，終不免有迎合社會心理之一念，而因以爲名焉，而因以爲利焉。而於是小說之爲小說也。乃汗牛充棟而不可已矣。張子冥飛善寫社會之情狀者也，而不聞寫一社會小說，乃以所新作寫情小說十五度中秋者來請序，則是張子猶未免有迎合社會心理之心歟。則是張子亦不善用其所長也。已故吾之序之也不以譽而以規古越蔣箸超。

葉序

吾與張子冥飛相識無幾何時，顧以氣誼相投，如舊相識，因得知其爲人。蓋其人於前清時曾爲少爺，爲師爺，爲似是而非之老爺，入今民國，則爲新劇脚本家，爲小說家，爲新聞記者，爲賣文之文丐，甚矣。張子之善變也，不可測矣。今張子猶中年，今後張子又將爲何如人，不獨非吾所能測，即張子亦不能以自測者也。然則張子於今之前，其爲人殆止於吾所列舉七種人物者而已乎？然而張子以善變名，吾固知其必不止七種人物而已。吾曷爲知之？吾讀其十五度中秋而知之。吾人捉筆而爲文，苟非身入其境，

者。言之必不能深切而著明。所謂現身說法者。是已今十五度中秋寫鐵雲。則貞士也。寫孟琬。苔姑。華姑。則賢女也。寫陸次寅。與程翁。則舊官僚也。寫薛何二夫人。則慈母也。寫一峯。則強毅肫摯之丈夫也。寫湖北人。寫優人。寫朱蓀亭。寫范某。寫偵探。寫族人。寫秀才。公則一切卑污苟賤。不足齒數之偷也。寫非花。則淫婦也。寫田媼。則惡鴉也。而張子。一一設身處地。描頭畫角。以窮其形而極其相。則張子之兼爲貞士。爲賢女。爲舊官僚。爲慈母。爲丈夫。爲偷。爲淫婦。爲惡鴉。則無可疑矣。甚矣。張子之善變。不可測也。乃如是。雖然。語有之。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我。能。知。張。子。之。善。變。則。我。亦。爲。善。變。人。矣。觀世音化。千百億萬身。以度世。或曰。以避禍也。然則吾與張子。其知免於今之世。夫東江葉楚。

偷

楊序

冥飛作十五度中秋。越數月矣。困之以疾病。重之以幽憂。奔走之以衣食。屢作而屢輟焉。余意其未必能卒業矣。而今竟底於成。余爲之喜。余喜奈何。喜其有必達目的之志。

雖暫輒而終。進行以求其成也。我輩既生存於世上。則必有志焉。而後可以立身。志之爲物。根之於良心。發之於事業。阻之以阨窮患難。而益貞且定焉。乃不愧爲我輩之志矣。故志之爲物。不可得而消磨。不可得而搖奪者也。一說部之微。且立志以必成爲目的。則凡事之大且遠於一說部者可知矣。當今之世。非復泄泄沓沓爲自了漢之時。余故爲讀十五度中秋者之青年。別進一解。或亦當世之青年。所能別有會心。而不致嗤余言爲題外文字者歟。書中事蹟及主義。已略見冥飛自序中。固無俟余爲之縷覲也。

椒陵楊塵因時丙辰二月

自序上

冥飛草十五度中秋竟。而意若有未盡者。然乃自序之曰。嗚呼噫嘻。此博大無垠之世界之中。而忽然有人。此紛然蠢動之人類之中。而忽然有我。此至不可解之事也。我生之前。我其安在我。死之後。我其安往。此至不能明之事也。求其故。而不可得。而我已居然。在。於。今。世。界。之。中。則。我。對。於。人。類。對。於。世。界。必。不。能。無。事。矣。夫。我。之。在。今。世。

界之中而共同以人名者以其有知覺運動而非鳥獸草木之所得而比擬也我之在人類中而分別以我稱者以主動我之知覺運動者我之腦筋而非我父母昆弟朋友夫婦子女之所得而替代也故我之腦筋無論其爲靈爲蠢爲敏爲鈍爲新爲舊爲有知識無知識爲有學術無學術對於世界人類爲悲觀爲樂觀則固我神聖之權能而非我之上下四旁之他人所得而干與也而於是我之所以爲我者獨矣噫吁嘻悲哉以獨我而處此世界之中又以獨我之眼光之思想處此世界而無往不見其齷齪而於是我也之所以爲我者乃愈獨矣積箇人以成家庭積家庭以成社會積社會以成國度積國度以成世界由箇人之齷齪而傳染成家庭之齷齪社會之齷齪國度之齷齪世界之齷齪而我亦終不免爲箇人齷齪中之一人我乃抱悲觀矣人之齷齪我不能無所聞見我之齷齪我不能無所知覺我乃愈抱悲觀矣人之齷齪我不能諫阻之乃至我之齷齪我亦不能解免之而我乃抱悲觀以沒世矣噫吁嘻悲哉我人之墮落於此齷齪世界之中乃無異蟲之處禪中肆其毒螯嗜膚吸血以自長養亦無異蛆之蠕

蟠於藩溷中。肆其翻騰。擠排。傾軋。以相爭競。而卒無以出於禪與藩溷之外也。然而蟲與蛆者。則猶貪得無厭。自鳴得意而不已也。然則人之所以爲人。我之所以爲我。而猶欲於此齷齪。世界之中。而有事焉。不又極可哀耶。不甯惟是我之在世界中。其藐乎。小焉者也。我之在人類中。其子然微焉者也。以世界之大人類之衆。小且微之。我乃欲有所事。事將使大者失其大。衆者失其衆。必不可得之數也。而猶悍然爲之。不又極可嗤耶。雖然。我則已無可奈何。而鍾於今世界今人類之中矣。寒餓不可得而免。則孳孳焉。惟溫飽之是求。則我不能不競利。老死不可得而免。則孳孳焉。惟久長之是求。則我不能不競名。競乎利。而折腰於五斗。競乎名。而遺臭於萬年。而我不暇擇也。則亦適成其爲齷齪。世界之我而已。我是以有十五度中秋之作也。

自序中

有天地而後有男女。男女者。萬事萬物之所從出也。而男女之所以結合。而能大生廣生者。其必有須臾之情愛也。夫雖然。須臾之情愛。則禽獸一交即孕之說也。夫禽獸豈

知。有。夫。婦。父。子。之。恩。義。者。哉。世。界。而。既。齷。齷。矣。而。男。若。女。又。若。禽。獸。之。一。交。即。孕。而。恬。
不。知。有。夫。婦。父。子。之。恩。義。是。我。所。處。之。今。之。齷。齷。世。界。更。歷。千。萬。億。兆。年。而。仍。齷。齷。而。
不。有。乾。淨。之。希。望。也。甚。至。箇。人。之。齷。齷。遺。傳。性。遞。推。而。遞。甚。焉。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
子。乃。至。行。劫。變。本。加。厲。則。今。後。之。世。界。其。齷。齷。之。程。度。乃。至。恒。河。沙。數。倍。於。今。之。世。界。
焉。未。可。知。也。我。則。已。甚。苦。今。世。界。之。齷。齷。則。甚。希。望。將。來。之。世。界。齷。齷。之。程。度。較。退。減。
於。今。焉。俾。我。子。孫。曾。元。來。昆。雲。祐。不。至。亦。陷。於。我。同。一。之。悲。苦。之。境。者。人。情。也。不。謂。我。
所。及。見。之。男。若。女。之。所。謂。情。愛。也。者。與。我。所。希。望。於。未。來。世。界。者。適。得。其。反。則。我。心。不。
免。戚。戚。矣。我。則。已。備。嘗。今。齷。齷。世。界。之。苦。自。分。無。可。奈。何。而。同。流。合。污。焉。不。得。已。也。然。
而。從。而。推。波。助。瀾。焉。則。大。不。可。也。不。謂。今。之。人。對。於。齷。齷。男。女。之。所。謂。情。愛。不。獨。與。表。
同。情。而。更。竭。其。聰。明。思。慮。以。助。之。長。焉。則。我。心。尤。戚。戚。矣。今。日。之。我。則。亦。齷。齷。世。界。中。
個。人。之。一。我。生。不。過。百。年。暫。焉。逝。矣。蒙。齷。齷。者。曾。不。幾。時。故。我。不。敢。以。小。人。恥。獨。爲。小。
人。之。心。而。必。牽。率。今。世。界。之。男。若。女。及。未。來。世。界。之。男。若。女。俾。陷。溺。沈。浸。於。慾。海。中。以。

一交卽孕爲情愛之極軌而爭趨之是則我所以保全我之子孫曾元來昆雲祁之微旨也何者我旣不能有大願力以挽回世界人類齷齪之趨勢則亦惟有祈禱未來世界齷齪之程度僅止於此不復增加則我之後人雖必不免爲習俗所汙而同入於齷齪之旋渦而猶不至於專以禽獸之情愛爲情愛則是齷齪之程度尙未登峯造極推陳出新我實爲未來世界額手稱慶矣嗚呼噫嘻我而不免爲齷齪人類而何敢妄有挽回趨勢之願我而困頓於齷齪世界而何敢謂有挽回趨勢之力而無奈我心戚戚焉則又不得不謀所以自排遣者則擇我之所能爲者而爲之而於是乃作小說而於是乃選擇小說材料而得十五度中秋之影事

自序下

十五度中秋爲誰氏而作爲孟琬而作也方今齷齪世界之中而猶有此女子以其至瑩潔至謹嚴至貞一至肫摯之情愛付託於其未婚夫至十有五年之久備歷兵火寇盜之警道路流離之慘讒構陰賊之害疾病死喪之威而誓死不渝卒留得精金美玉

之身以奉其夫子而不遺父母以羞辱焉不可謂非黑獄沈沈中之一線曙光也寫孟琬乃不得不兼寫其夫鐵雲然而賓矣故寫其天性敦厚然猶時蹈時下青年之惡習觀其有情於異國之嫠婦可知世界上義夫之難得男子之齷齪尤甚於女子道德更不及也雖有文辭亦無取焉爾寫孟琬乃不得不寫苔姑華姑之賢孝貞烈以襯之主人賓也以見芝蘭之室斷無雜臭寫鐵雲乃不得不寫一峯之磊落英多以襯之賓中賓也其人在吾書中乃爲男子中完人以賓中賓故其事不詳然鐵雲在放蕩沈迷中多得其力以見人之樂有賢父兄也然則寫非花及朱氏者何耶爲寫家庭中之齷齪也寫族人及田嫗者何耶爲寫社會之齷齪也寫拳匪起事之由革命成功之故者何耶爲寫國度之齷齪也然則又寫湖北人者何耶爲寫朋友間之齷齪也又寫程翁者何耶爲寫親戚間之齷齪也又寫監獄之冤抑偵探之橫狡者何耶爲寫司法行政之齷齪也等而下之若優人若趙弁若朱蓀亭則蜂蠻之羣犬羊之性尤齷齪不足道總之齷齪世界自應齷齪人類橫行其間古人所謂晦盲否塞之交惡氣充沛兩間是以

獸蹄鳥跡交錯於中國。苟其賦性含生偶得有些微之清氣者必搏擊之逐諸惡氣之外故雖以李姬之賤而力衛其主亦必使眇一目以示天罰天乎天乎爾憤憤亦已久矣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丙辰春仲長沙張冥飛



十五度中秋目錄

第一章	歸舟	第一二章	失恃
第二章	情芽	第十三章	情誤
第三章	避亂	第十四章	歸國
第四章	僑滬	第十五章	營葬
第五章	孽因	第十六章	辭嫁
第六章	祝捷	第十七章	懷舊
第七章	巧間	第十八章	失怙
第八章	病秋	第十九章	再誤
第九章	放洋	第二十章	毒螯
第十章	秋吟	第二十一章	野祭
第十一章	夜話	第二十二章	還珠

- 第二十三章 雁信
第二十四章 縱火
第二十五章 依嬪
第二十六章 計陷
第二十七章 盤夫
第二十八章 動機
第二十九章 閨謔
第三十章 革命
第二十一章 慘禍

- 第三十二章 移家
第三十三章 訣別
第三十四章 被捕
第三十五章 傷逝
第三十六章 囚話
第三十七章 仇斃
第三十八章 獄夢
第三十九章 情圓
第四十章 餘韻

十五度中秋

長沙張冥飛著

第一章 歸舟

長堤煙雨紅樹，渺迷山色溟濛。荻花蕭瑟，若耶溪畔。方有一葉扁舟，中流洄溯。打頭風勁，容與不前。柔櫓聲聲，侵入勞人心坎。劫後餘生，蠻伏短蓬中。愁鏘骨瘦，怨入秋深。感身世之飄零，嗟美人之遲暮。墜歎欲拾舊夢，難尋咫尺。鄉關心怒，如撣重以蓬窗。溜雨蒲菰，戰風一片。幽涼淒怨之音，觸耳迴腸。憔悴欲絕，乃譜玉蝴蝶一解，以寫恨。

一霎風雨，雨蕭蕭瑟瑟，淅浙颼颼。知我近鄉情怯，故阻歸舟。痛連枝霜摧花萼，悲宿草鬼位松楸。怎凝眸東南廢壘，西北高樓。休休非朝非暮，非醒非醉，非喜非愁。遷客歸來孤帆江上，度中秋黯銷魂。當年南浦尋離夢，今夜鄜州笛聲幽層。

欹枕微吟，聲淚俱下。與岸上草根中寒蟬唧唧之聲，若相應答。獨客悲秋，一腔牢落。骯髒之氣，填滿胸臆。有觸即發矣。

長亭短亭，五里十里。雨絲風片，寒意侵人。衲襪破以無溫，櫂歌遂噤而不發。舟人力倦，欸乃之聲亦微。劫後餘生沈悶無憀，倚窗閒眺。山陰道上，向稱水秀山明。罨畫山溪，船如天上坐也。詎一入秋，土眼簾覺宜晴者不必宜雨。於時天容向暝，暮色蒼然。墟裏炊煙，爲空氣所壓，盤旋屋頂，久而不散。牧豎披蓑，伏牛背上，亦含短笛，不吹灞橋。